

商战职场

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生命与金钱的抗争,尊严与权势的较量,法律与暗箱的对峙,智慧与阴谋的相持。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健全之处,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

夏喜志一行出现在办事处

薄洪冰也想不出自己哪里出差错——所有工资签收条自己都是亲自封好在信封里交给赵微寄去公司的呀。他忽视了,他交赵微办的事,赵微同样也可以交别人办。李维去大邮局办特快专递,邮寄的物品检查后才可以封存。李维将信封划开,看到自己签过字的工资收条上写着应付1500元,实付1000元,其他扣款500元。李维把信封原样封好重又放进特快专递蓝色大信封里。李维的姐姐李准在边城药界举足轻重,夏喜志每次来都少不了和她吃顿饭。扯皮虎作大旗从来都不是李维做人做事的风格,郑小丽都不知道这层关系。魏田再次出现,是以香港宝氏边城办事处经理的身份。

销售旺季到来,王水才知道,原来在中国,圣诞节可以这么隆重。岳兰带着王水买了许多巧克力糖果,装进圣诞袜子,赶到为民眼科医院,艾主任正在换衣服。当一对小袜子递到她女儿手上,小姑娘兴奋得又笑又跳。岳兰说,圣诞老爷爷让姐姐送给好孩子的。一向不苟言笑的艾主任眼睛里流露出少见的情感。王水学到许多东西。温情、关爱和信任。

同事李志勇出事儿了。林强带胡越赶到保卫科。保卫科长把一卷东西扔在桌上。一张用药统计表,前面是数量后面是金额,近千元。统计表上4种药品,没有一个是瑞辉产品!李志勇从瑞辉边城办事处彻底消失。最后瑞辉西北大区经理亲自出面,终于确定省二院两个出国考察名额而告终。王水是瑞辉公司整个西北地区第一个达到要求被公司正式录用的新人。

总算完成总部制定的年销售计划,年度销售培训就要开始了,地点在西安。算算王水在瑞辉公司已经整整半年。西安培训让王水看到自身的不足和差距。王水内心涌动着一种升华的感情。

春节没能够回家,王水给爹妈寄去了两千块钱,写信祝他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在西安的最后一天,王水见到香港宝氏制药西北大区经理郑小丽。他觉得这个女人虽然笑得很甜但笑容下面总好像藏着什么。岳兰悄悄告诉王水,郑小丽有意从宝氏转来瑞辉发展。他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李志勇。他执意请他们消夜,诚恳地说,瑞辉的运行机制不符合市场,中国存在不当和无序竞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瑞辉不改变在华政策,看不到什么发展前景。他希望他们能早作打算。王水没料到,李志勇的话竟然对他产生影响。在一份权威性行业刊物上写着:在大规模生产和廉价劳动力方面我们无力抗衡。中国是瑞辉公司唯一投入较大销售却较差的市场。王水问经理林强,公司同意调整政策了吗?林强说,没有。

王水看到面前的爹,又惊又喜。一家小饭馆,一大桌菜。王水按着爹坐下,您就放开吃吧。我转正了,工资特别高。他从包里取出一万块钱,有一半是借的,给了爹。吃完了王水掏钱包,服务员说有人付过账了。王水一愣,抬头看到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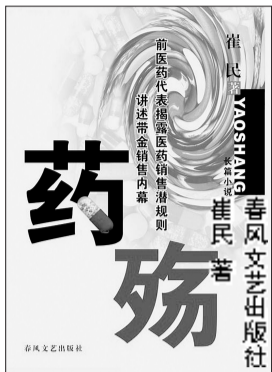
夏喜志一行出现在办事处依然没有事前通知。薄洪冰知道魏田已经是香港宝氏制药驻边城办事处经理,两人的目光在空气中能撞出火花。薄洪冰的心里却沉静下来,魏田不是对手。

夏喜志宣布,香港宝氏制药决定把办事处分作销售一部和二部——新先锋系列针剂和部分新药作为二部产品。杜绝医药代表混做兼做。难道就为证明杜绝混做的必要性,各办事处均需增设分部经理吗?郑策觉得不可思议。大小姐高原想证明自己对市场有独到见解,更重要的是削弱高山的力量。老板竟默许了女儿的做法。郑策参加销售主管培训,听说部分办事处经理暗中克扣员工工资和佣金。不处理薄洪冰,全因为这问题在全国普遍存在。夏喜志指示魏田,盯紧薄洪冰。俩经理一同执掌大权,香港宝氏制药全国40余办事处开始走向集体慢性自杀的道路。

两个经理首次交锋在共同主持的第一次周末例会上。魏田掏出一页传真,由于办事处分部,加之负责人亲属居住,特批准销售一部另外租赁办公地点。薄洪冰脸红一下。郑策觉得魏田欠妥当。选择部门时,有李维和龚建青在先,王广强和简晓黎跟着过去。只有秦力跟薄洪冰。

郑策也留在一部。这对薄洪冰的打击远胜过刚才。抓住郑策就等于减少一半风险。郑策并不认同魏田,可注定他和薄洪冰不可能在同一条战线上。

销售一部租的是一套魏田不常住的房。他理直气壮,薄洪冰都能我为什么不能?公司培训激增。全国各办事处先分部后分家,总部就房租这块多支出几百万元。郑策私底下问李维,为什么选择一部,一直到李维离开宝氏成为另外公司驻地办事处主任,郑策才知道答案。可是,薄洪冰不好,那么魏田就一定好吗?



打工一族

在浩浩荡荡的打工人群中,年轻女性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她们向往城市的月光,更渴望通过努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然而,一部分打工妹面对霓虹灯的迷离和来自各方面的诱惑,不知不觉走向堕落,迷失了自我。该书以梁慧云、程晓雪等文化层次不高的进城打工女性为原型,通过她们的迷失故事和情感纠葛,以浓郁的生活气息,丰厚的文化底蕴,娓娓道来的笔调,反映了她们与生活、命运抗争的轨迹……

梁慧云和汪碧霞谈得很投机

这些天,因为有了工作,梁慧云白天的生活还是很充实的,但晚上回到家里还是守空房的时候多,仍然靠着电视、看书排遣对杨子岩浓浓的思念之情。她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没有杨子岩的时间真难打发,特别是漫长的夜。

这天,已经到了晚上七点,梁慧云才从办公室出来,太阳已经在西边的天际燃烧起来。到家的时候,已接近八点半,她这才发现手机上有好几个未接来电,都是杨子岩的。她马上回过去,杨子岩却关机了,估计是到家了。她有点遗憾,想着杨子岩可能想找她,她却不接手机,就失望地回家了。

她呆坐了一会,洗了脸,吃了一个苹果,喝了一袋酸奶,就算晚饭了。一个人吃饭很没劲,她已经养成了晚饭吃苹果喝酸奶的习惯,既简单,又可以不增肥。

她打开电视,开始有心无心地看电视。九点多了,梁慧云的手机响了,她不用看,就知道是杨子岩打的,可刚才他关着手机呢,现在又从家出来了?她接通电话,才知道杨子岩在外边刚吃完饭,手机刚才没电自动关机了。

“出来玩会吧,我和两个朋友想去迪厅蹦迪,你打的过来吧,我们在国宾饭店的迪厅这儿,我就不去接你了,乖,我在门口等你。”

“你不早点说,我都想睡了,唉,要不是想你我才不想蹦迪呢。”

梁慧云打的到了迪厅,杨子岩自己在门口等着,他的两个朋友已经先进去了。梁慧云见了杨子岩就想抱他,可人多又不能放肆,就紧紧地攥着他的手。杨子岩对她说:“这两个都是我的战友,关系不错,现在都在外地,今天来找我玩的,我说你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的,不能太亲近,我们得忍着点,他们都认识安闻生。”

婚姻家庭

一个没有准生证的男性婴儿,刚从娘肚里拱出来,连眼皮都还没有睁开,就被气度不俗的妇科主任王虹给抱走了。鹿州市的头面人物金璞玉,做梦也没想到夫人从医院抱走了新生儿以后却惹出了一连串的乱子。亲密和睦的三个家庭之间,由此引发了一场离奇曲折的离婚大战……

陈三突然造访捅了篓子

民谚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金璞玉怎么也没料到,在他与白芸莺如胶似漆,难舍难离,卿卿我我,正缠绵时。陈三他们哥几个出于一片好心,提着名贵的补品,轻轻摁响了他家的门铃。王虹刚洗完澡,上床正要休息,听见门铃声,她穿一身睡衣来开门,还以为是金璞玉回来了,忘了带钥匙呢。开门一见,就暗自吃了一惊,陈三满脸歉意,嘿,嘿干笑两声,不知从何说起。王虹一字一板,仰着脸问道,哎呀,陈三,你是无事不登门,深夜兴师动众来访,有何要事相告?

哎,嫂子,金市长身体没事吧,你们都休息啦?陈三点头哈腰地说。

老金,他身体怎么啦,喝醉了?听陈三这么一问,王虹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心里是又急又担忧,还真替老公捏着把冷汗。善于察言观色的陈三,一见王虹这架势,就知道背着萝卜找刀——坏菜了。他暗自思忖,看来金市长身体不舒服是假,背着老婆玩女人是真。咱好心好意来看人家,这不成故意坏人好事,弄巧成拙,不打自招吗?

甭急,嫂子,没事,我们怕金市长喝了酒难受,来看看他,就放心了。陈三越解释,王虹心里越如坠入雾中,更找不着头绪了。王席散了人还不回来,这老东西,莫非打着喝酒的旗号,真在外边弄些鬼吹灯的烂事儿。见过大世面,颇有涵养的王虹,当着陈三他们不再问什么,就故作轻松地说,哦,对了,老金打电话说,顺便去医院取些药,一会就回来。哥几位请坐,我去泡茶,聊会天吧。陈三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忙把礼品放下,连连告退,天晚了,不打扰了,嫂子,再见。

这才叫无事生非,好心变成了驴肝肺。陈三来金家这一走动不要紧,给金璞玉把篓子捅大了。他这几句话,无意间给引燃了导火索,一场家庭情感大爆炸,正等待着深夜归来毫无防备的金璞玉。此时,王虹睡意顿消,心乱如麻,坐在客厅里,两眼直勾勾盯着房门,像猎人一样张网以待。金璞玉轻手轻脚打开房门,见王虹一反常态,故意不冷不热,正眼都不看他,还明知故问,金大人,今晚有何贵干?东西是别人家的,身体可是自己的呀。金璞玉听了这阴阳怪气的话,心里就往外冒火。但是,他自知找娘们理亏,对不起老婆,就敢做诚实地说,陈三这伙王八蛋,硬是死缠烂打,不让我走,这会儿,酒局都没散,要不是我找理由,能脱身跑回来吗?今天,金璞玉这套谎言,不仅没能平息王虹心中怒火,反而像一把尖刀插进了她的情感伤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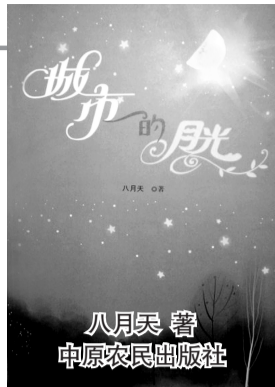
姓金的,咱俩结婚都二十多年了,莫非你就连一句实话也不给我说?王虹一针见血地挖苦说。金璞玉把脸一沉,很生气的斥责道,放肆!你半夜不睡觉,审夫过堂,不怕人笑话,你烦不烦呀,不相信我,明天问陈三去。

告你说,金璞玉,少在家里抖威风,市长算狗屁,老娘不怕你,陈三还用我问,他刚才就站在这里,把啥都吐了。王虹把杀手锏一亮。金璞玉暗自叫苦不迭,心里一横,就想雪里埋不住孩子,纸里包不住火,反正这事早晚得露馅。长痛不如短痛,现在就坡上驴,跟她摊牌算

的,我说你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的,不能太亲近,我们得忍着点,他们都认识安闻生。”梁慧云不高兴地说:“我就要让他们看出来咱好,他们还会跟安说不成?我不怕。”杨子岩说:“不是怕,乖乖,他们知道了会给我上课,会说我烧包,还是不如不让我来,你不说人家也会知道的,要不怎么会叫一个女孩子来。”杨子岩说:“我不是想你嘛,也想让你来玩玩,等会把他们安排在宾馆咱就回家,好吧?”梁慧云点点头。等到进了迪厅,他们的手就松开了。

梁慧云与杨子岩的两个战友点点头,算打了招呼。坐下没大会,杨子岩与邻桌的一个高个子男人握手说话,互相让烟。梁慧云问他是谁,他告诉她公安局的谢涛,两个人都是建行的家属,他的老婆郝鲜与安闻生在一个分理处,关系还不错,他们是在建行的一次年终聚餐上认识的。梁慧云又问与谢涛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是不是他老婆。杨子岩看了那个女人,肯定不是他老婆郝鲜,就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不是他老婆。要不咱与他们合到一起吧?都是朋友。”梁慧云答应了,杨子岩就给谢涛说了,接着就把两张桌子并到一起,互相介绍了,一起拿着啤酒瓶碰,这里喝啤酒都是拿着瓶子“吹”,都不用杯子。

梁慧云知道了那个女人叫汪碧霞,在一个商场卖化妆品,两个人谈得很投机,四个男人在不停地喝啤酒,她俩就咬着耳朵说话。梁慧云说汪碧霞人长得漂亮,衣服穿得得体,皮肤好,看起来就二十多岁;汪碧霞就夸梁慧云苗条,有气质,都是一些不疼不痒的话题。女人到一起,总是离不开头发、衣服、皮肤之类,



就这些内容可以让她们百说不厌。到了夜里零点,节目结束,后边的时间就是蹦迪了,杨子岩的两个战友不想蹦,杨子岩与梁慧云当然乐意,就与谢涛汪碧霞告别,出了迪厅把两个战友送到军区招待所,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回家了。

路上,梁慧云向杨子岩说起上网聊天的事,杨子岩虽然也上网,但没聊过天,只是听人说过,对梁慧云说:

“经常看电脑屏幕会对眼睛有影响,注意点,有时间还是多看书多学习吧,再说在办公室影响也不好。”

梁慧云说:“我知道了,以后在办公室我尽量不聊天,老公,咱家买台电脑吧,晚上没事了我们不能见面可以在网上聊聊。”

杨子岩说:“哦,想要电脑直接说不就行了,还绕这么大的圈子,好,你星期天就去科技市场买一台,不过先说好,可不能天天迷到上网聊天呀。”

梁慧云高兴地在杨子岩脸上吻了一下:“老公,你真好,我爱你。”

第二天早上,梁慧云要上班,自己悄悄起来,下楼给杨子岩买好早餐,留了个纸条就走了。昨天夜里睡得太晚了,她想让杨子岩好好休息。

杨子岩一觉醒来,已经接近十一点,马上打开手机,随便洗了一把脸,就急着去军区招待所找两个战友,他怕他们把电话打到家里,那就穿帮了。

他心里有了谱,就定了定神,怒目而视,很绝情地对她吼道,你有理不在声高,看不顺眼,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要离要散,奉陪到底。

呀哈,你夜不归宿,在外边找野女人寻欢作乐,回家跟老婆闹离婚,美死你!休想,我就是做了鬼也得缠着你。王虹摆出一副视死如归,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泼妇架势。好哇,你不想离婚就别闹,丑了我能俊了你吗?你给老子闭上这乌鸦嘴,滚一边去,知趣也行。金璞玉见王虹不想离婚,就寸进尺拿话逼她就范。

夜深人静,吵得四邻不安,夫妻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越骂越急,闹起来没完没了。女儿金叶被吵得心烦火跳,她那不管不顾的浑劲上来了,从水管里接了一盆凉水,气冲冲在客厅里吼了一声,穷吵啥,烦不?你要离婚,她要保家,随便,再吵就都出去。

今晚,话赶话,俩人都撕破了脸皮儿,打急了眼,互相揭短,谁都没有把女儿放在眼里。这嘴仗是越干越大,步步升级,你进我打,你打我攻,不管是损话脏话毒话,啥话杀伤力大,就对啥啥话,就差没有拳脚相加,碰锅摔碗,舞刀弄棒,刺刀见红了。金叶一看,说啥也不顶事,哗,就把一盆凉水冲他们泼了出去。随后,把脸盆一扔,咣当,扭头就回卧室去了。

女儿这盆凉水,如当头棒喝。金璞玉和王虹都清醒了许多,他们知道吵闹的结果,只能增加仇恨,互相造成伤害,却啥问题都解决不了,应该坐下来理智的谈一谈,实实在在把这事摆平了才是正道儿。

这一夜,王虹与金璞玉谁都没有合眼,虽然,他们不吵不闹了,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却在夫妻之间,拉开了残酷的冷战序幕。